現代江湖費神之五

阿法：由長歌

一六五：心量漸通

師姐容曰：「都話唔得咯，我阿叔想到死嘿。」

次日，師姐容將汪國昌所講的七星斗步法告知客家周，馬上去找洪道長研究，洪道長曰：「七星斗步屬奇門遁甲，既然汪國昌又話密宗，要唸咒，唔然又不似奇門遁甲，冇得咁多資料，好難猜測。」

客家周亦知道有乜辦法，唯有任由師姐容同汪國昌交往落去，一於等到舊曆十五日又去賭場搏殺再算。

過兩日，汪國昌果然決定十五號過檔打埠，同師姐容講，要加緊過法，於是晚晚要師姐容同佢一齊參歡喜禪。

師姐容除了最後一關，已無所保留，不過這件事亦好奇妙，漸漸覺得真係有多少心靈互通，十有八九次汪國昌想講乜，師姐容已經先估到，佢不出聲，知道好邪門，亦有多少驚驚地。

不過汪國昌可以，自己當然亦可以，諗諗下，又有信心，汪國昌每次同師姐容參禪都要出火，師姐容曰：「昌哥，照我所知，你日日係咁出，壞身者也！」

汪國昌笑曰：「不會壞，精華我已經吸收，所出都是廢物，不出反倒，幾咁精神，咁就係証明法，唯有任由師姐容同汪國昌交往落去，一於等到舊曆十五日又去賭場搏殺再算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好邪門呀！」

汪國昌笑曰：「不是邪門，當然，你話邪門又得。」

好快又到舊曆十四，當日一早，汪國昌同師姐容過檔打埠，師姐容又再次借頭借路，運一班船過去，事前已經同汪國昌講明，未必可以同一班船，汪國昌亦知師姐容必去，有乜計較，商定到某酒店會合。

當日，師姐容運兩班船去，客家周、阿占亦同船，不過有交談，詐作不識，事關與要提防汪國昌有人會跟踪也。

增加收入

下週一實施交通新例。

車房將多一項收入。

難以制止

市署呼籲市民勿向小販購肉食。

除非售價特別高。

免被指責

交諮委會建議東廊巴士減兩角。

順下意而已！

「有贏有輸，在這蒙地卡羅看來，我們三個人加起來不到五萬，是很微小的數字，若拿到馬交以港幣計，只算小贏，因爲是三個人，不是一個人。去馬交，贏一二百萬港幣的，也是常有的事。」呂壽田偷同一個夫人，一個情婦，尋到僅有的較大的一家中國菜館——富貴酒家來，一同晚飯。看了菜牌後，呂壽田不作聲，只向一個中國女侍說國語：

「可懂國語，小姐？」

這女侍一鵬，張大了眼睛說法語：「我是日本人，對不起，說法國話。」三個聽了大笑，芝子頓時有他鄉遇同胞之感，忙以日語招呼，可是這傢伙還是不懂，却只好改用英語：「我是法國生長的日本人。」

愛菲爾親切地向她道：「我們點菜，吃法國白酒，叫中國湯麵。」這女郎嬌然答應：「明白了，我會安排三位的用量。」

「這兒比巴黎貴一倍半，看來客人都是大贏家了！」呂壽田打趣，很快送來一個拼盤，和一瓶頂高級的金奬紅酒，三個開始吃起來。

「我們謹慎，也不內行，照手風，可以贏大錢。」愛菲爾說：「我須招扶芝子，不然我的手氣，可以有現在的三倍。」壽田承認，但却另有解釋：「中國人說，單螺雙賭會多。」

三個付了旅館錢，即到附近車站，是飛虎豪華巴士，六十座位，只得十餘客人。三個分爲兩排，同飛機相似，但座位寬大。播音說：「夜間行車不許快，各位可以休息，須明早六時前到巴黎埃菲爾鐵塔總站，足足走一晚，中途停車兩次方便，休息站通宵賣飲料零食。」車十一點開動了，夏夜有涼風吹着。

一六六：初訪賭國

女票友 團綫

「有通宵巴士，極舒服，可以靠下來睡，而且人不錢是夜十時十分，便說：

「可懂國語，小姐？」

「我是日本人，對不起，說法國話。」三個聽了大笑，芝子頓時有語相呼，可是這傢伙還是不懂，却只好改用英語：「我是法國生長的日本人。」

愛菲爾親切地向她道：「我們點菜，吃法國白酒，叫中國湯麵。」這女郎嬌然答應：「明白了，我會安排三位的用量。」

「這兒比巴黎貴一倍半，看來客人都是大贏家了！」呂壽田打趣，很快送來一個拼盤，和一瓶頂高級的金奬紅酒，三個開始吃起來。

「我們謹慎，也不內行，照手風，可以贏大錢。」愛菲爾說：「我須招扶芝子，不然我的手氣，可以有現在的三倍。」壽田承認，但却另有解釋：「中國人說，單螺雙賭會多。」

三個付了旅館錢，即到附近車站，是飛虎豪華巴士，六十座位，只得十餘客人。三個分爲兩排，同飛機相似，但座位寬大。播音說：「夜間行車不許快，各位可以休息，須明早六時前到巴黎埃菲爾鐵塔總站，足足走一晚，中途停車兩次方便，休息站通宵賣飲料零食。」車十一點開動了，夏夜有涼風吹着。

一六七：大賺一筆

「有通宵巴士，極舒服，可以靠下來睡，而且人不錢是夜十時十分，便說：